明文奇賞卷之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書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楊循吉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閽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而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

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
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彊
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薦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
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
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
反掌間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爲
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
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
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
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書推行幸

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一舉子蹭蹬居京師其地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搢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

跌宕妙

爲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爲十數人焉又積而爲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利目可以無設爵賞得而幸冃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爲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

十九日則又至焉閽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章逢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爲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

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説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扆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而用之無左右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評無百執事衆喙交鳴之謗其一

亦鄭爲丞相矣

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參參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奸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在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鴟鴞之作金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爲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

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
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
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
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飢餓告而
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賙之而後謝之
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
文詞雄深蓋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况場屋
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
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爲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
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迹

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論

爲人序宋論　節　　楊循吉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爲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也葢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其爲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葢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葢常就其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爲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使人

可作宋史序

留朝則主權下移此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者必深識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與論興衰治亂之間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鼓興而趨治其中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肖故衰而趨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蔡秦賈之流而分于夷狄之國也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固勢然也而其當時進退廢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歎可悲可痛者焉

此處士手筆亦奇

序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楊循吉

吏部工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加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悶者士是與高于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接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峰水不易流而過吳

之容日亦有之然而題咏游賞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蓊高亭茂樹據空濶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有由焉山水嘗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迹而求之若夫士恒在埋没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興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爲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采擇而

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借公以爲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　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剔洗於是典選大臣患之以爲坐於任官流雜無名器以鎮之之致然乃開用進士來以大革宿滯爲朝廷緩憂而候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逕除是官久也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爲便余以爲百官所領莫非　國家之事乘田委吏皆足以

效力烏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遊而不問耕織者乎誤亦甚矣流倖之風君無襲焉夫寧紹君之分司積逋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所蹙額也今欲以進士振釐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爲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爲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以進士爲之理畫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終無益耳然是事必在　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有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欲即建白及與吾意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爲者君決

之矣吾將何聽焉

金小史序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汙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蠹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眞棄半璧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

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買葦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横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與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頼天老鑒禍流毒毋不爽亶景亮三酋以次授命於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

欲使拱手而談者與檜貫等

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佗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日儲糧明日日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采他錄屬而書之綿歷千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僞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爲

可無辨

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顔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弃爲金作也

陸賈新語序

錢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挍書爲秇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叙六秇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令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叙事覈而明可措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

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旣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世論豈遷以巳意文飾其說而致然與若其兩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采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尚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

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謬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僞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摎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辯鑒未精以僞爲眞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貺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盖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梧字伸陽以巳未進士來巳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文

上梁文　　錢　福

伏以福以與謙素佩父師之訓慶餘積善每懷宗祖之貽春服既成夏屋方起天人巧會地日偶逢列元氣而遇四時生值北辰之降登泰山而小天下誕先東岳之期況一萬八千歲天王之再生正是三萬六千日吉祥之共集堂名賜假國與咸休茲蓋伏遇　高皇帝五百年昌運之鍾幸掇　聖天子第一科進士之首執編史館窺千古之祕書較稅禮闈閱四方之賢士賜歸林下志出人間采芝之术以延齡弄詩酒而娛日天之未厭斯

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吞雲夢於胷中置毀譽于度外信于今而傳于後耿耿乎其不磨用則行而舍則藏綽綽乎其有裕不由乎己更由乎誰軒題亞己之額莫爲之先孰爲之後中穿繼志之堂賓賜廳前一飯敢忘君寵俟敕樓後九泉如見親心吟爾彝伶不知富貴但存方寸留與子孫再訪蓬萊貝闕定應失去曾游天竺霧鷲元是飛來聊述蕪詞用伸祈祝　東元精耿耿貫當中歛福錫民皇極主作民父母壽如嵩　西難道更無山與齊官府清寧邀檄靜四方禾黍熟高低　南君恩沮澤止潭潭老親日抱曾玄坐春風堂北看宜男　北

夜酒一壺晨盌粥五十年外吏無余高臥北窗鼓虛腹

上矗矗丸峰嶢相向閶闔門外聽雞鳴願頌太平奈無象　下戲弄詩章謄酒價羹墻無處寄心思獨見唐堯抵天大　中願子大賢天肎從肎堂肎搆塗丹雘三槐銘刻托蘇公　伏願上梁之後門祚與國祚而俱休文運與治運而並盛無凶不御有福必臻歌斯笑斯子姓之書香不歇是也非也朝廷之公論常明

贊

司馬溫公贊

違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曆公之云亾陰凝氷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竭于巳命屬于天天若祚宋曷爲其然

名世爲賊
樹案定矣

碑記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幷詞　錢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爽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畯蚩嫗懾其神乎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免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于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

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遥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　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强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荊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羇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為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

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

見焉而神若有所荅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非謂王之
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于碑之末復爲
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云其詞曰　虬髯龍翔風洽
吳些上帝既命我版圖些王兮歸來勿吞屠些刮創含
笑力拔許些上帝既命我疆圉些王兮歸來勿追距些
王兮歸來勿之荆些赤壁烟銷江水平些王來歸來勿
之益些陳石纍纍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
殉國仇奚有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洛陽些廼虵窟室
蛟龍遁藏些桑陰芘鄰童童如車兮羽葆亭亭爰駐乘
輿兮些王兮歸來帝情所予兮湯沐有邑沛我郊墟些

籩有核兮盤有魚些嚋荐黍兮下太虛些遨遊八表兮返厥初些福簡簡兮民歡咨些壽　皇圖兮護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蹙曷紓些

王履吉集序　　顧璘

嗚呼觀今滃然雲興燦然星耀豈不有羨于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汨志以習乖考之溫仁戒悳固已鮮儔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敗于人國烏用士爲也得矣猶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適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爲章山海爲蘊不謂有餘旣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予所睹未嘗失色於人及其遇一善覯一才若飢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强壯而海內勝流什五齒交矣乃抱痾長終玉毀

牖下嗚呼慟乎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予獨曰履吉之悳不可再得也盖傷人國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予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欝有色可懭可樂盖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瀏麗號幽吹而靄春雲葢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岑而自攄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已特非其致也所取于履吉者非以此

[illegible]字勁健而章法亦變

論

崇化論

徐禎卿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若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糺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奸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羊者也。若乃廉耻道喪、國維

㣊絶汚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慈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熈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illegible]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穢廉夫秉懿則曰非材毀姦擿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竄者有顯擧伐炎門者有小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膏沾軍功者有上賞間豪賍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

成羣愕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習直發怒。閭庻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睹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豈曰無懲、此衰運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於人乎。若能補過反悳。滌穢布新。砥礪道悳之朴。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㨗。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

何決而不行何寒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皐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醯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滌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書言眞誠是而司馬子雲何當不賞

書

與李獻吉論文書　　徐禎卿

足下奉敎幸甚尋巳口復卒卒猶不旣愚臆也僕少喜聲詩麗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惟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郊廟閭巷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爲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攄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爲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偉予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

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涘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哉又作賦以反之此予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待馬楊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戇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傷知人之明爲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有瘢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

纖而不琢

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賤諸侯爭之非賤之貴周貴其賤也若徒務琱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為楊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楩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駑惠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悳之表遵作者之度以纖繭襚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章秖候來答詩曰無言不讐此之謂也

答獻吉書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忞忞之懷轉詠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辛何宣之莫不

欷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聯嬋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騑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内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非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絶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輈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絶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虚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于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骫闈予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

旣退處原埜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濆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捺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滅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埜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旣違命駕之歡徒與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劒必合良辰弗遘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某再拜

絲竹之音而不乏元氣

重與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雊雉於埜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育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爲郭還江海以爲池眢日神宮嶢闕椒房綺櫚之餘或巋然於魯甸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傷引桐江之溪邇瀰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泄

之濱玉水澂澈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儵翔泳白鳥栖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横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迴峭絶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迴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控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啓雲霞絪縕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旦暮七曜運行徃徃與人間殊别爰有黄金之堂白玉之戺瑠璃為鋪檀

桂爲桂制侔天居勢轢海岳目所希見窮筆難説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艸芳涼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嗷嘯鴻雁成羣魚龍倏忽暘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檝之利及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囷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襍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

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谷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悽其漣如、嗟乎夙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涘而志無涯、時可盡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林寡礪鍔之用、進不能揚眉于天下、退不能甘心于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閒、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祕、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

足下與吾同懐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雖搶揄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遥也故聊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可省議論

序

送朱升之序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涉汰澗濯溶鑄煅煉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虛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途則媸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俯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柟松栢也犀象伏於潭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猨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顯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

顯名于泰穆于臧疆迹于戚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于鄭武伍員戯尸於鴟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夢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于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觸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泰穆戚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嘯者被訕而異者遭譴彼徒以太阿假

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壯心而受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卞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旣無所容而數罔不可易也夫廉靖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訥李青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邪然凌谿子則友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太激

策 壬戌科 弘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于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具在方册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爲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是耶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將安所據耶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

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袪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爲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積學明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康海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

固甫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伺媒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眞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勵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舍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旣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

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
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
不弘治之不洽爲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
于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
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
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
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
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
用于己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
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

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閒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雜于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惕悟于周公篤信于召奭借有成康繼緒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人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旣存則政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

務耶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
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
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灼見其必然而
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
有大臣爲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賛成
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皐夔稷契
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
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
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
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天下之所禀受使

非如人[illegible]可宋神其鑒

心術或有不正而學識或有不醇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脩之身者無往不實脩之身者旣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臣于今日豈以不得爲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閭閻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爲諮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一立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爲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不爲羣議所誳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

懸一步愈緊

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爲所分且蹈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决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躍然于甘言悅色之間卽此試之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旣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爲他巧所中而猶未免于有惑隨有卽覺隨覺卽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諭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專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爲禮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爲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疎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

廣萃英俊之士使之羣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爲之變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爲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臣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于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爲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爲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優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

級流品難矣或克遷人之期限淳孝廉等班而官乎

之簿矣雖有才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況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于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爲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

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爲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名臣聞土崩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于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析外患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爲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

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于生養安息之間爲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夫新舊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居無親戚往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衞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許臣所以深慮也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爲所誑明者皆足爲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

國無刑賞無兵

定之制旣得其情必爲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卽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華蓋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于必戮賞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宜留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袪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爲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爲治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有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于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爲之際常加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狃于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酧酢斟酌自不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

乎人其用必當苟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
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
不得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
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
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虜兵必加驕游手來助壯夫去今日為甚

書

與王秉衡論易置壯夫事宜書　康海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卒小敗大如意卒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瀰宇宙其細極纖抄彼以倉卒小慧詎可盡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頻餉數年矣老弱挽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根以為食寧夏雖新淨蠭蠆一被狼籍倉廩虛耗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房數梗道居者不得耕

收攬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蓋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妄遂以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耗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輙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鬬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瑯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郎承命

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其私若曰即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為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符　朝命抗壓群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習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法不堪供役之户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闗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闗東也

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為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熟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

瘁瘁崪崪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邉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莚小民懷土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飢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差算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

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于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于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茍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犛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邪之主經畧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于今日僕亦嘗究極

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爲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趣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巳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　矣見于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藉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

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于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效而望之于隱禍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巳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巳勢孤則俛伏放下甘爲人

役有火盜小警則趑順掏摸無忌親故甚至因才而異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勛績大寇至刼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愼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闤闠悠游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與彭濟物書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别此

成于性耶習由先耶

情如何明日逄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輙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盎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脖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

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謏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即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議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蹈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端介之業生乎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

冀之事與蔡雖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舍垢冒汚而咸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郎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雖之操而遊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郤之使饕虣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

諫諭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輿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己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汙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至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輙大

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

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譭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狥外遘此兇慝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縣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幸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

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旣會又復怱怱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深造一着賢者皆有遺謙非獨右丞

王右丞詩集序　何景明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埜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讀且倦則臥臥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寔煩檢閱乃畧加編定稍用已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爲一卷五言律最盛爲一卷七言律爲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絕句共爲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揔六卷錄爲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

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空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裴迪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同好古
古人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爲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爲、遂亡其辭、其爲之者、率牽于時好。

而莫知上遠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于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官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葢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官

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 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爲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爲 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士

深所編定者李户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而知也茲不復述

漢紀序

記事與作經並難甚是予嘗讀漢紀其蓋恂恂儒者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予于是蓋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

咸彰天人弁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弁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附案闡幽攝顯論讃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喆之言爲經爾故記

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奥。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予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悋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予至關中涇埜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云

市毋行蘇商間大姓多層樓飛望而城書子也讀此令慨

記

信陽修城記

何景明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城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譙蘇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寗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庋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鍾又置漏小南門甃

城上令旁下而殺水即積雨不壞其後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後也於是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後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鎰張恕孟漢千户傅欽任武百户王義梁山醫官周實于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責人和不以險塞爲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督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弃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蹋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虐

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也是役也甯君經始
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
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
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
哉

何荷盍舉古今既

書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遜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

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爲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而寅閒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之樂眾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朱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弃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摇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剜切以爲沉着艱詰晦塞以爲含蓄野俚輳積以爲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来人文漸朗孔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

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旣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

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捏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悳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

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亡有矣非風便莫反復鄙說幸甚

予嘗謂一清吏云公等最快活人亦太占便宜如俯仰不愧真快活矣天必厭其祿長其齒祚其子孫不亦便宜邪嗚呼便宜

明文奇賞卷之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送馬布雲歸序　　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飲醵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

爭人何不肯散

自官非海也亦可日海五一

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謂言迕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子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獷而不講於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莛宴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病臥牀褥猶自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荷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朝無可去而遽去耶夫官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迷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

其光实有了宦况但要去得好去得快

布雲兹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耶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蔡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徃徃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

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有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謳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蓋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

號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
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
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
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
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
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
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
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
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

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詩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三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三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操以雄詐智力得之而有植也天必不肯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懫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踈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趣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撫寵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

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削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殞身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叡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共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

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送何郴陽往鎮諭寧肅序

今之所謂賤丈夫者非薪若漁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充者也山川草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劒楯矛鋋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充一一中哉趙充

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耶　天子即位銳意戎政乃勑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郴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文爲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靡所弗涉竊于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臥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

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誘曰吾之數馬焉耳矣

贈郭侯序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僥志遲廻者後時者也今郭侯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太阿鏌鋣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

箴規諷在言外

之魚不遊于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輙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于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奏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illegible][illegible]不寬孔子

以爲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寛于良嚴于猾寛主恤嚴主戒令郭侯將爲寛者邪抑嚴者邪蓋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弊弊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爲吏隸胥史之徒又輙相鼓扇蓋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着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耶同知耶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修相繼爲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修代之用寛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

二李皆錦也于鱗未織之錦耳非地善織但少錦江一濯

其治同功而異議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于政豈不謬哉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術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証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

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昕細耶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佹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横倡押闔勢利啖軏讒誑傾奪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横議膠固串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覘其險譎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

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躭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

質二字瞿策所無

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剜去于矣於是李子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巖巖立惟石撐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剝蝕蘿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

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于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卽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于邑齋

書

英風勁氣不可嚮邇

擬二世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懇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益惑焉先生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

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輙昔自立又矯詔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聦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徃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狥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匡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戮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强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與游觀

以見主之得意勤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爕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秊於兹矣始皇帝背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鬬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若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詞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主意在壽寧侯而婉轉開道主心後始竟言之事堯舜之主亦煩議擬耶○此疏長代韓文疏短如鳧鶴之頸

上孝宗皇帝書稾

言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其明白來說于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葢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囘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

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宗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乎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

士氣爲元氣之根

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

更有不直而作官者有恬然

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欲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

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人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中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

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遷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其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　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冀今有詔剏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

於有所指

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宮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

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
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
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
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
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强本者所以
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
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甚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
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
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
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

宦言更快

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
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
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絕者不以報
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
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
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
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
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

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于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

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八九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䘏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羨者也

今既十倍于前則户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擾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

其田也請之　朝廷　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輙遂自奪其田七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　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極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曾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益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

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責男躬
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
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
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
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
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為
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
之心傷陰陽之和臣罔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
憐聽臣愚計 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
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更妙

視今何如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甸

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頋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　勑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

與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餧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强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餧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

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趂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

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縻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

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于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于

非內官而何

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擒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蘖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乎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 詔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 詔曰僧道不得

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噀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

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巳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　國至戚也不宜有閒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頼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塩

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之謂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蔥萌之道也

記如非地眞本朝弟一此篇水不至侯趙川一段大雅

遊輝縣記

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使春仲之交而游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脩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卒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

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峯萬餘數森森若排劒北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彀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砑砑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緣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

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磈磊區耳于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卒斬茅菅阻巖巘爲聚落烟火裊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于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下而偎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癭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内弟也内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巳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懊不卽至

札得妙

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記

傳

尚書黄公傳

李夢陽

尚書黄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妳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黄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戍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黄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黄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

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戸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黄公廉峻直執遇事飈發正色山立郎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黄目之矣部堂嘗鈌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郎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謂千戸者大猾也善僣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掠

輿不得行公曰汝宛氣邪姑散予圄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詰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賛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窩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饑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徼公平之

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閹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側泒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冢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鋤儈繼曉於是戚恵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與眡食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當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閹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巳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

州等又討捕豪奸張綱乃于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
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
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
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于是令豫支來月三會　詔毀
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
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　言改掌憲院天下方
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戇直崖異
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
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

傳黃公而鋪述一代典章人物不厭其複真大手筆

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　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積叢句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華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全

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斂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覩亦諸人井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久其差籌於庭日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淛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揞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娶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曾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勑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

吳會好奇附和似不若不識之妙

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呼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于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于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漬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

多事既

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説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説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頗益説世務恆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頗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又

眼甚

到底不許

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
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
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令人矣是時建
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
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
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
劉子過夷門驀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
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碑

釣臺亭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灑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搴蘿履石而上剔薜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剜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

不帶道學氣

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歛志沾沾而聽聹聹而視期取必獲益飢需之餔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懌曰若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鉤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臨巨鼇暮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之鶩遠者也計功者泥鶩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

祠爲梁安
茫故咨嗟

魚而況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彞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鉤爲月溪壑爲四海鰋鮎爲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爲記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

大梁之黎如訴如慕而公勳自見

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嗽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笻跛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塡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

此想更妙

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頹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頹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

林守焉西非陽其旁也望之栗栗而嶢嶢枝故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衞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貿盛者達智歟而賊首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

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于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輙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偪卹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冊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

府賀君鋭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典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危危日月易舍惷爾乃賊乃哭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慹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遊刃帝畀弗疑公涖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于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奕疆埸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譏非名何毀非功孰譏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莅厥膚斯勵古

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者榮褒巍巍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飈其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胥居垠實爾思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涉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覇之功也覇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氿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

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鱉于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

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當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孰者寧邪川者陸邪嗟

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黄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悠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霝霱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戸舞我兮我酹尸既飽兮顔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

文弊則死節者少阜哉

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雨旗帳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　右送神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燿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梟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啟遐詔來必有闡名搗

實于是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濬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巋如枚枚湜湜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嘗者問之知驩焉內擢逐臣放子過之涕滛滛垂亦有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于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道歌之墟巷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于心實摧而不自知涕滛滛下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惜也

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
時䀨戚疏計哉曰三代異典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
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
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
故蘇洵者從横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
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鷃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
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闔以誘之
邪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
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于
辛惡來胡久于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

不可使人不厭意惟長嘯乎

俗俗壞於從横從横始於横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旣賦迎送神詞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爲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遣邑學生王漢陽桂來言碑事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恩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恩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接微斯

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北遊于蘇門益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爲祠祠登于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非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旣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

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嚮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矜苦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欷歔焉祠

之若靡之永也斯非賓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乎故曰觀人以彰而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恥之道喪廉恥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賓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其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

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于世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穠翠亭咸圮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材咸無擾于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還濟寧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兆郡李某記記之月落成月也

墓碑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于是并稱爲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于元仕爲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爲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出爲安岳縣知縣

讓功可久
立志可大

文皇帝既與乃召安岳縣知縣為行部侍郎留北京輔
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
固辭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　上竟皆允之
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
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禋　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
男子侍郎中子會貫在外惟二子在于是二子乃大恐
並匍匐入見　上　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
首觸地對曰然　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
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監正以禋為監
副已知侍郎有子貫在外　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

於是　詔賜侍郎子千金鏹數十千緡　勑關津吏往
來不得詰侍郎子于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
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葬於縣非家原至　昭皇帝時
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賛
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
健　睿皇帝時又有　詔起尚書孫應祠者于是健來
送銓部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秪長
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
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
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

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于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郎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生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郎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嶢嶢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

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蠍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以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文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已菴已菴者止于闇也康長公故以攫悴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

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于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瘻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于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于子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瘻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

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　今上上徽號　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于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餔歠而啜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　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尚

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郎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基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臚臚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大安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戒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廉山是也予望之歔欷已謂朴曰比點碑于慶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叅羅堅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輙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曰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

公生平節朗此入極道

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予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挌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故讀君名字賓賢弘治巳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于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于是謀手其產日鬨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輙自主

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王產割而手其豐盡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譎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大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　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毋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

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如讀文王之操益得意之極恍若見其人　王遵

墓誌銘

梅山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弔焉門有懸紙繐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歙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

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决謀巧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賓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

月梅山醉毎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權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脚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豨瘧幸愈第痰多耳然業處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歙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裁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爲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廻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

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焰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貞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歙也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愚齋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

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櫬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銘曰

崎嶔巉巇人謂非險淵洄潁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信陽何景明爲中書舍人無何郎致仕歸歸逾年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伻來乞銘予技涕曰余始與景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郎中書

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從信陽　高皇帝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爲我軍立紅旗下爲民白旗下于是太山即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成事人不之竒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産其家公三十果辟爲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汚賤無藉也又率務褭馬相高何公恥之獨潜飭行檢誦書久之㸌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怪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振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

喜以爲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中大饑　詔發漕粟萬石至衛户由河南發卒輓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即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今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柰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吴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與二郡嗷嗷之户而省粟萬石矣吴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于是有名河南然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懾皆

有執持月
有聲戰

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御史劉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劉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爲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獅番武官及僉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爲人大段屬義氣不欲齦齦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則退而哂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曰陳按察眞男子也何公[illegible]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縣簿尉以下皆走奉眞馬行輙數十里何公于是仰天竊歎曰嗟乎

可以去矣遂卽棄官歸然貧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西溪上卽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卽無小大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卽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卽前盧翁女盧翁有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于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暘舉人而李

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爲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旣殯其子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偕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塋西獲地焉先是弘治二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

而公長子國璿死葬從之三子國王死又從之四子國
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死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
櫬奉之西郡君葬旣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
爲嘉靖九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墻保坳也郡君父
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
定王周定王父是爲 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
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于左左
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逢橋人也父曰左輔監察御史
謫炎方驛丞而繼娶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
炎方巳而丞擢尉氏知縣攜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

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爲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聳蓋僕從都入則引醇餕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殂也公廬諸墓無何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愼惠持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嫡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邵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殂也屏澤飾卸華綺蔬素終身怒不至詈笑不見齗終其身弗踰閾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過痛瘦痺瀝瀝涎巳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家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驂

左驦左駟左騏俱孺孫女初歸于李昆女夫李䕫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㥶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田有弗𫇭黃矢闕之種有弗菀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倈疇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發陰茲驅神役祗由本達支以秉厥生以融厥明以祥以靈以覿厥成

有此讀書方法僞書者購不得然武侯書亦有真者但雜耳

辯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闞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闞子曰集奚而刻也闞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巳矣奚刻而布也闞子曰夫吾惡夫巳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闞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闞子過

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青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覇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爲餖飣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闇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

有常體故談湯武者蓋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作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轕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闇子曰内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卽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暇論哉

行實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輙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滚其牆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

謂之將畧則不可然士行無忝矣

先昇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裸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盧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君奉新討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兖州府通

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

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統娶馬氏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槊舉人次適李曈州學生君父諱止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文

哭白溝文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于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今皓沙千里霜霧四與荒瀆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搴故柵而維馬瞻氷泮而復峙辰物欝而未伸日倉莽今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欷乎內惻爾其龍鬬虎

爭雌雄未決戰形鬬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
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
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强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
畛崇崗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
刃剸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
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
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爲何流而
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
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春天傾兮地搖乃

發哭其私

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剚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皆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骿于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飈烈而怒揚。神怦怦以縹緲。憑悲氛而望故疆。猴小子兮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慨時命之艱難。懼遐耀之堙辱。櫝原隰之裒棄。束無棺而甃無塋。匪墟壙以冥索。杯弁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茲文。